

文化底蕴：艺术创造力的根基

——访著名戏剧评论家刘厚生



当前,戏曲扶持政策的出台令戏曲人如沐春风,戏曲走进了繁荣发展的春天。年届96岁高龄的著名戏剧评论家刘厚生先生壮心不已,时刻心系戏曲艺术的前途和命运。记者近日走访了刘老,围绕戏曲剧目创作的全部流程,就如何提高艺术创造力的话题聆听教诲,受益匪浅。

记者:2015年,中央出台一系列繁荣文艺的利好政策,对推动戏曲发展是件大好事。您觉得有了中央政策的支持,戏曲艺术以及戏曲人还有哪些方面亟待提高?

刘厚生:中央的政策确实令我们欢欣鼓舞和感谢。我们知道,戏曲的发展是为了使我们优秀的民族文艺能有新的高度成就,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还要走向世界。比如昆剧演的《牡丹亭》、《长生殿》等经典剧目,具有深厚的文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仅受到国内观众广泛欢迎,也能够征服西方观众,我们应有这样的文化自信。然而,现在看来,许多地方戏目前差距甚大,能够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地方戏剧本有多少呢?人们现在谈起来的最杰出的戏曲作品还是元杂剧、明传奇,最有成就的剧作家也还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汤显祖、洪昇、孔尚任等。我们经常看到,现在有些戏曲演员连自己剧种的历史都说不清楚,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常识都很匮乏,戏曲演员的文化素养亟待提高。对此,我们需要认真地反思。

当然,成熟的大剧种也需要检查自身在综合因素中哪些方面比较薄弱,哪方面最需要提高。譬如对京剧来说,许多折子戏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正是因为整本戏的文学性不足,只剩下能够依靠演员演唱来争取观众的折子戏了。显然,传统折子戏的加工整理这个历史任务,到现在也没有完成,任务量还很大。我们一定要把优秀折子戏整理加工,使之在文学性上能够站得住。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说,对传统文化要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时代发展变化了,戏曲主创人员的思维方式也应跟随时代不断前进,有很多新的东西需要吸收进来。结合戏曲作品整个创作流程的各个环节,您认为当前存在哪些问题?

刘厚生:戏曲是综合性艺术,包含剧本、导演、表演、音乐和舞台美术等等,每一种因素在这个艺术整体里都有其一定的地位和作用。大

体说,戏曲作品的基础是文本,是大厦的地基;导演是设计者、指挥者,或者说是大厦的总工程师;音乐与表演都有重要的作用,戏曲音乐就好比雄鹰的翅膀,音乐好,剧种的特色就能凸显出来;演员的表演在整场演出中是主体,是中心,有些京剧演员常说“京剧看角儿”,这句话有片面性,又有哪一剧种不是看角儿的呢?更应该说“在舞台演出完整性中看角儿”。舞台美术是布置演出的环境,不能一味追求大制作,不能超越它应有的地位。

艺术创造力的提升,依赖每一种艺术因素都达到高度成熟,无论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美,在艺术创造中各自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这正是当前艺术创造力不足的具体体现。就戏曲说,造成这一局面最主要的原因是,戏曲从业者的平均文化水平还不高,其中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素养的,为数并不算多。

为什么莎士比亚、易卜生的剧作至今仍在全世界上演?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在文学性、思想性上有高度的成就。戏曲作品的“高峰”就是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高度成熟。当然就戏曲而言,现存的一二百个地方戏剧种发展水平不齐,存在差异,艺术竞争力不高,形势严峻,现在有了中央政策,但政策不能代替我们创造。现在地方戏必须奋起直追,从提高文化开始,全面努力奋进。

记者:有些演员轻视文化学习,只注重表演技艺,觉得只要唱得好就够了。一部分主演本身就是院团长,他们作为院团的带头人,自身不注重提高文化知识和艺术素养,就极易产生更大范围的误导。

刘厚生:培养戏曲从业者具有较扎实的文化基础,应当成为国家的一项长期政策。演唱技术确实非常重要,而且现在也还提高得不够,但就艺术家而言,尤需全面发展。当年京剧艺术出现了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他们能够获得艺术上的成功,首先在于自己能刻苦用功、广泛学习提高。他们都出身贫寒,从幼年开始学戏,又经过长期的、大量的创作演出实践磨砺,艺术上提高得很快。而且他们都各有参谋团、智囊团,或者叫老师队伍,为其提供一定的文化支撑。他们都是由青年时起就刻苦学习文化,丰

富自身的知识和学养,而且终身不倦。盖叫天盖老常说,活到老,学到老。

不能忽略的是,梅、尚、程、荀四大名旦都是竞争出来的,各家各派彼此间艺术个性有所不同。在艺术上一定要有自己特殊的东西,才能涌现出大演员,才能好戏不断,这里有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推动作用,但在竞争中能够出人头地,形成个人独创乃至流派,根本原因还是文化修养。

记者:传统戏的整理改编、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的艺术创造,即“三并举”,都面临“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任务。特别是戏曲现代戏被公认为是戏曲现代化的试金石。您认为戏曲现代戏应当坚持怎样的发展路径?

刘厚生:对于“三并举”剧目创作而言,都应以现代意识、时代精神加以关照,应结合当代人的认知有所发展创新,赋予戏曲文学的完整性,深入开掘人性,反映社会,深刻把握人物的性格和情感意志。特别是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应更好地、更直接地从现实生活中去体验、提炼和创造人物。政府对戏曲现代戏一直是重视的,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就曾出现了一批好戏。怎么叫做成功呢?第一要有好剧本。《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为什么能成功?直观地说,在于戏本身具有观赏性,好看,而不是那种上大课似的一味地说教。

但首先还是要重视戏曲现代戏文学性的提高,才能不断推出好的作品,让演员愿意演,观众也乐意看,戏曲现代戏创作才会逐渐形成风气。反之,不成功的作品观众不会买账,反而会把观众推开了。戏曲作家都必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写现代戏尤其要重视,我们倡导现代戏已有几十年历史,出现了不少好戏,现在需要深入总结,让现代戏也建立起保留制度。现代戏应有高度思想意义,也要注意美感、美的故事、美的人物。假如故事不能吸引观众,即使动用行政手段推广也无济于事。要相信观众有自己的判断力,他们若觉得哪一部戏好看,就有兴趣观看。

记者:还有一种现状让人堪忧:主创团队对理论的指导作用往往不很注意,创作实践者与理论家、批评家之间缺乏充分的沟通和积极的互动。您觉得怎样才能扭转这种现象?

刘厚生:这个问题确实有,但解决起来应双

经典阅读有助于人的精神成长

詹福瑞

近些年来阅读界出现一种很重要的倾向,即大众文化下的大众阅读,所出现的疏离经典、不读经典现象。这样的阅读,将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大众文化与经典阅读的话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大众文化,按照美国文化批评家杰姆逊的定义,是指以日常感性愉悦为主的消费文化。我国文化学者王一川认为:“‘大众文化’是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由此可见,大众文化是与高雅文化有明显区别的文化,对高雅文化有着消解的作用;大众文化又是带有商业文化色彩的消费文化,因此必然要受到市场运作的影响。大众文化带有的时尚性和流行性,迅速流行,同时也会迅速消逝。

受这种大众文化的影响,现代社会的阅读也在短短的十余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迅速地 from 传统阅读走向了大众阅读。在这里,“大众阅读”不但说的是阅读群体,而且是指一种包括阅读群体在内的新的阅读现象。就阅读主体来说,传统的阅读,以知识人文化人为主体的,包括学者、青年学生、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中的工作人员,以及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大众阅读的主体主要是来自各个阶层的市民文化消费群体。就阅读的对象而言,主要是大众传媒提供的时尚产品,如报刊和网络信息等。就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来看,畏惧艰深、喜欢平易,畏难思考、喜欢娱乐,成为阅读的普遍心理,而新闻式、碎片式的浏览成为普遍的阅读习惯。现代社会,图书出版和信息发布极为便利,读者阅读真是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代。现在,全国的出版社每年出书高达30万种,数字惊人。在唐代,一个人如果努力读书,一辈子可以读完所有的存世之书,但是到了今天,一个人一生恐怕也读不完一年出的书。因此,如果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到了书店或图书馆,看到那一眼望不到头的书架和汗牛充栋的图书,一定会摧毁他读书和写书的信心。而这还是纸质的图书,至于互联网,就更是信息海量,稍不留心就会陷入迷魂阵中,教人不辨东西,难分南北。然而,在海量的图书和数字资源面前,我们并没有看到读者的压力、读者的

焦虑。是什么原因消解了现代社会的读者面临海量读物应该有的焦虑和压力?就是以消遣娱乐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把读者从海量的读物中极为轻松地带到了报刊和网络资源这些时尚的读物面前,使读者在毫不费力、轻巧愉快的猎奇性的新闻式阅读和碎片化阅读中,不知不觉打发掉时间。

有人认为,大众文化是经典的天然敌人。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孟繁华就指出:“虽然我们可以批判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电子传媒是虚拟的‘电子幻象世界’,以‘天涯若比邻’的虚假方式遮蔽了人与人之间更加冷漠的关系。但在亚文化群那里,电子幻觉世界提供的自我满足和幻觉实现,是传统的平面传媒难以抗衡的。”但是,这种大众阅读,会塑造出什么样的读者呢?答案已经揭晓,那就是塑造出远离经典的读者,不读经典的读者。前几年某出版机构发布一份根据调查问卷形成的“死读读不下去排行榜”:第1名:《红楼梦》;第2名:《百年孤独》;第3名:《三国演义》;第4名:《追忆似水年华》;第5名:《瓦尔登湖》;第6名:《水浒传》;第7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8名:《西游记》;第9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10名:《尤利西斯》。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名单基本都是中外经典,中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尽在其中。更有讽刺意味的是《红楼梦》竟然高居榜首。而鲁迅作品被撤出教材已经不止一次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人民教育出版社办公室工作人员曾对此表示,“鲁迅的《风筝》确实是好文章,但是原来的老版教材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了,根据十多年来教师的反馈,感觉教学中学生的理解还是有一些困难。文章主题很好,但是学生不能很好把握,里面涉及的背景等,超过了这个年龄段的学生的理解力,所以考虑到把《风筝》从这一次中撤下来。”然而,鲁迅的这篇散文真的不适合初中生阅读吗?非也。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谈到他小学到初中的阅读经验时就讲到,他小学五年级开始读鲁迅作品,开始似懂非懂,但是到了初中时阅读鲁迅作品已经达到痴迷的程度。我也有同样的经历,也是在初中读鲁迅的作品。其实鲁迅的作品中,《风筝》是比较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更重要的是这篇散文传达了尊重

儿童游戏天性的思想,作者由于不懂儿童的心理,撕掉了弟弟亲手做的风筝,“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沉重地堕下去了。”这样的文章无论对儿童还是对儿童实施教育的家长以及老师都是少见的好文章。人教社删掉鲁迅的文章,其真正的背景,在我看来就是大众阅读的负面影响。这说明,大众阅读确实在不断地消解经典在阅读领域的地位。现在,我们紧接而来的话题是,今天,我们真的不需要经典了吗?

阅读除了消遣娱乐之外,还有塑造个人的灵魂、社会和民族的精神家园的作用。国外的学者认为,人的知识有80%来自阅读。人的知识是否绝大部分来自阅读,还无从考证,但是,人的精神的成长,人的灵魂的塑造,人格的形成,其主要的途径来自读书,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什么样的图书、怎样的阅读才能有助于人的精神成长,有助于人的灵魂的塑造、人格的形成?我想依靠大众阅读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当然,读者的阅读需要是多方面的,为了松弛一下紧张的现代工作节奏下的情绪,为了缓解现代人生活的压力,读者阅读一些轻松愉悦的作品,自然无可非议。但是现代的大众文化,把这种消闲娱乐型的阅读膨胀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阅读,就会造成社会尤其是社会精英分子的忧虑:这样的阅读会造就什么样的人?会给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读者通过读书,不仅仅是为了感官的愉悦,还是为了满足人的更深层的精神需求。概括地说,就是通过读书来了解并弄通与人、人生和人性相关的事物,即使是对宇宙自然的探索,也不能离开人自身的精神需要,如满足人类好奇心的需要、人挑战自身智力极限的需要、人健全思想的需要、人了解人类周围环境的需要,等等。正如黑格尔用一句格言所表述的:“似乎整个漫长的精神史都是朝向一个唯一目标的历程:认识自己本身,这对于精神来说是何等伟大的工作。”人只

有通过阅读了解自己,了解世界,才会使自己成为一个人格独立、有思想、有境界、有品质的人。不仅如此,只有有相当多的民众属于人格独立、有思想、有境界、有品质的人,我们的社会和民族才是一个可以智慧生存和发展,而非愚昧的懵然前行的社会和民族。

大众阅读能够解决以上问题吗?显然不可能。这种猎奇式的新闻阅读和碎片式阅读,无法深入社会,更无法深入人心,触及人的灵魂,当然也不可能培养读者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培养出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有思想、有灵魂的读者。林语堂说得好:“真正有益的读书,便是能引领我们进到这个沉思境界的读书,而不是单单去知道一些事实经过的读书。人们往往耗费许多时间去读新闻纸,我以为这不能算是读书。因为一般的新闻纸读者,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要从得知一些毫无回味价值的事实经过罢了。”

这个问题只有阅读经典才能解决。阅读积累了人类文化精华的经典,对于我们尽可能多地了解人、人生和这个世界,十分重要,也十分需要。经典是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无数作者撰写的。经典的内容种类也可分为无数类,自然、历史、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物理、数学、生物、天文、地理,等等,广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无论经典的内容多么丰富,都与人们密切相关,都是为了解决人(人生、人性)、人与其周围环境的问题。经典,记载了人类自己跋涉的足迹,记载了人类留下的博大精深的文化,记载了人类心灵的密码。总之,个体自身已经或不能亲自体验的生活,都可以通过经典来观察到。读者已经解决的问题,在经典中得到印证;存疑的问题,可以在经典中得到答案;甚至更多是没有想到的人生、人性问题,也意外地从经典中收获。正因为如此,经典事实上已经成为人类在生活实践之外,渴望了解自己的重要通道。

所以,在大众文化盛行于社会、对经典形成强大的挤压之势下,我们必须警惕它给阅读带来的负面影响,要鼓励和提倡教育、文化机构和社会各界引导读者回归阅读理性,多读一些经典,多受一些世界文化精华的熏陶,使人性更多健康,使社会更加公平正义,使生活多一些幸福。

方努力,相互对接。理论界应更多深入实际,言之有物。实践者人员多,水平不一。对广大群众来说还是要提高文化。具体做法上可以多方协同,如政府组织提倡、协会出面协调、媒体引导宣传等。中国剧协近年来举办的各种专题培训班很有效果,应继续办好,还可改进与扩容。可否再推动若干有能力的省级剧协,或独办或联合举办此类进修活动?主创人员一般水平较高,但也应有进修充电的机会。对文化学习初见成效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应给予表彰。这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应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剧协,从地方的文化主管部门到剧院团的领导同志层层推进,要形成共识。剧院团的管理者要关心演员怎样学习文化知识和提高艺术素养,可以学习类似以往的鲁艺办学,采用短期培训班的形式,三个月或半年,时间短,比较灵活,普及面更大。总之,实践者要学习,理论界也要学习。

记者:戏曲工作者要努力追求文化底蕴深厚和艺术素养全面提升,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有着怎样的联系?

刘厚生:习近平总书记说“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是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文艺创作方法”。这些符合艺术自身的规律性。我认为剧作家,包括所有主创人员一定要向当代人民生活学习,也要多看、多读,要多学习历史上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文学名著,学习优良的文学传统,应该看到,这些也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应有的内容之一。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好作品。从前人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深刻体验及艺术创造中汲取创作经验,这也是体验生活、体验人物的另一种方式。身为戏曲剧作家如果没有读过上百个元杂剧、明传奇的经典文本,怎么办呢?

我们欣喜地看到,新时期以来已经涌现出一些优秀的戏曲主创人员,包括编剧和导演,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当代艺术家对卓越的艺术创造力的孜孜追求。

我记得多年前大约是大导演徐晓钟同志说过:“艺术成就的高低,最后拼的是文化。”这句话我认为至理名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全过程也就是提高文化的过程。我们期待戏曲从业人员自觉夯实文化基础,提高艺术素养,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在戏曲院团中蔚然成风。

潮音阁

据某报告称,在忽略篇幅的前提下,我国现人均每年阅读纸质图书为4.58本,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刨除教材,我国人均每年纸质图书阅读量仅约为1本。与此同时,我国人均每年上网时间高达1357小时,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快速攀升。两组数据形成鲜明对照!

如今,纸质图书大幅度让位于微信、微博。大部分网络和手机成瘾者很难再进行深阅读,甚至连浅阅读都算不上,至多是“浅浏览”。鸿篇巨制的生存空间逐渐萎缩,网络阅读耐力逐渐下降,大脑受制于“碎片化思维”,很多网民深深陷入群体性“浅薄症”的泥潭。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动力与机械取代了人的体力,飞机与车辆取代了人的双腿,而数字化的网络俨然要成为人的“外脑”,大有逐步取代人的记忆与思考之势。人们习得知识、提炼思想的迫切性越来越小,未知的事尽可以从上网一搜。信息之于人,从匮乏之发展为泛滥,人在信息面前越来越应接不暇、羸弱无力。

我无意否定信息社会的进步,数字化手段说到底只是工具,关键还在于人如何运用,毕竟“我思故我在”。

那么,请人们重视起读书吧。只要读书,不管快慢、无论多少,都是好的,进一尺就有一尺的好处,得一寸也有一寸的收获。首先,读书不应有统一标准,人们读书的偏好又千差万别,只要自己喜欢。读书应该摒弃功利心,它是提升自我修养的途径,本身就是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无用即大用,何必覬覦更多。其次,要尽量多读名著。名著是历史上各个领域经过无数人筛选,久经考验而沉淀下的珍品,阅读名著可以培养起读者高超的知识与思想,也是读者最快的进步方式。最后,请尽量少去读打着“畅销”旗帜,却只是一味赶时髦、不会再版的那类图书。那类书往往催生于人们的急功近利的拜金主义,内容空洞、境界不高,多了铜臭味,少了书香气,我们还是远离它们为妙。

莫患上「阅读浅薄症」

陈宇